紅樓復夢/07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七十六回　角先生燒斷風流帳　女道士包去窮鬼魂

下一回▶

話說孫法官見小道士指明妖精的方向，命褚道士大著膽子，伸手向炕沿兒裡一把抓住。妖精在老褚的手心裡一伸一縮跳個不了。孫法官恐妖精跑掉，忙用令牌照著妖精腦袋上打了一下，見他腦袋上冒了一股白氣，在老褚手掌內動也不動。孫法官領著眾道士圍住細看，不覺哄然大笑。

列位知道是個什麼妖精？說也可笑，不是什麼花妖獸怪，原來就是去年戚大奶奶包袱裡帶回來的那個角先生。因戚大爺出了遠門，這位戚大奶奶不分晝夜將他消遣，這叫做妖由人興，就有那邪魅附托在角先生上作起怪來，日甚一日纏個不了，這會兒被道士們拿住現了原形。打伙兒笑作一堆，孫法官笑道：

「我自作道士以來，不知見過多少妖魔鬼怪，今年七十二歲，再不知道這樣的東西也會成精。真是笑話。」命褚道士拿出外邊院裡，用火焚化，斷了孽根。孫法官領著眾人出來收拾，一笑而散。

戚大奶奶瞧見那個東西，又聽見道士們這些說話，躺在炕上臊的要死。戚二奶奶也覺慚愧之至。

慢表戚家收妖之事，交過不提。且說寶釵、探春次早起來收拾完畢，差人知會，明日三月初一，老太太到六如閣拈香後，往陸四太太家拜壽，所有各堂均應照例備辦伺候。又知會垂花門，令其到怡安堂請示，明日是派那幾位大奶奶跟隨同去，以便知會。寶釵給王夫人預備陸家壽禮。各堂姨娘差人送上二月分一切應銷事務總冊，各檔聽候核算。探春們看過一遍，交榮貴、侍書查對，一面同寶釵先到怡安堂請安回事。

桂夫人道：「剛才老太太吩咐說，安和堂大太太昨晚受了風，一夜很不舒服，差我過去瞧瞧，咱們一堆兒去，回來再上介壽堂。」寶釵們答應，同著桂夫人走出怡安堂。剛至卷棚下，有該班的劉媳婦回說：「賈太太過來了。」桂夫人抬頭，見王夫人、璉二奶奶、掌珠、芳芸、紫簫、汝湘、九如、修雲剛過了介壽堂院門的影背，後面跟著一陣丫頭、媳婦，笑語而來。

寶釵、探春趕忙上前請安，同平兒們問了好。

王夫人道：「剛才祝二叔叔回老太太說，探丫頭的叔公周六老爺，昨兒個來給惜姑娘作媒，說是甄寶玉願意求這門子親。

老太太聽說很喜歡，這會兒同我商量，我說老太太作主，甄寶玉是咱們家的親戚，又是這兒的門生，結這門子親真是有趣。

老太太大樂，對二叔叔說應了他罷，叫他擇日子定下，等著梅大姑夫來作女家媒人。」探春笑道：「這可也算個巧姻緣，誰也想不到惜姑娘是甄家的人。」寶釵道：「他這甄的到底是甄，像我這賈的終於是賈。」王夫人聽寶釵這兩句說話，忍不住眼圈兒發紅。桂夫人笑道：「你娘兒們慢走著說話，叫我站在這兒好等。」王夫人上前問好，桂夫人笑道：「咱們又要吃喜酒。」平兒道：「這杯子喜酒可不是容易吃的，先要謝謝龍王，不是他將珍姑娘送到那兒法，咱們那裡遇得著呢。」

桂夫人們點頭好笑，領著眾人走過怡安堂卷棚，見荊姨娘、朱姨娘同幾個執事姑娘在瓶花閣院門東牆下一溜兒站著。太太們走過院門，王夫人對修雲道：「咱們往安和堂回來，再到你院裡喝茶。」平兒笑道：「這樣順道兒，太太該到楚寶堂回拜兩位大總管。」寶釵道：「咱們知道太太今兒要來，早備下酒飯伺候，陪客是二嬸子同璉二奶奶，餘外跟隨的都是四分銀子一個的代飯。」芳芸笑道：「咱們只值四分銀子。」王夫人們一齊好笑，慢慢進了如是園。正是蜂蝶紛紛，殘英滿地。

王夫人道：「介壽堂到這里路就不近，咱們也走的很乏，且到富春閣歇會子再去。」平兒笑道：「怨不得姐妹們早晚請安實在來不及，一天盡剩了跑道兒。不虧二嬸子給他們回過老太太，去掉這條兒，真是玩兒不開。」桂夫人們來到富春閣。

寶釵忙差人往楚寶堂取茶，太太們用過茶，坐了一會，王夫人對桂夫人道：「你們這園子，比咱們那大觀園好的多著呢！就是這些花樹也長的很有個趣兒。」桂夫人道：「地根兒你二兄弟起蓋這園子很費了事，燙過幾磨兒樣，左改右改的，這才蓋起來。外面那個意園，直鬧了幾年。要給老太太做生日，才趕著完工，也不知花了多少錢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這幾個錢兒花的還值。」平兒道：「夢玉兄弟給咱們收拾那個園子也很有景致。那幾天滿院裡鮮花鮮草的，也就不錯。」汝湘笑道：

「太太們在這兒說閒話，倒忘了正經差使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真個的，咱們也該走了。」同著桂夫人慢慢的往蔭玉堂來。原來柏夫人連日身子不快，還可以勉強支持；因接著上墳勞乏，又在尚書墳上過於傷感，兼著受了點兒春寒，吃了兩個冷點心，不覺停在胸中，成了病症，竟發燒不退。怕老太太惦記，只說受了點兒風。芙蓉、珍珠、惜春、秋瑞十分著急，夢玉在安和堂也是一夜未曾合眼。這會兒聽說有太太們過來，夢玉、秋瑞忙出來迎接。王夫人、桂夫人急忙問道：「你太太仔嗎呢？」秋瑞道：「昨日燒了一夜，很有些兒發糊塗。今兒早上請葉老爺進來瞧過，說是結胸傷寒，要用什麼大青龍湯，出去同二叔叔商量著用藥。剛才二叔叔來說，且別要叫老太太知道。」

王夫人們大駭了一跳，趕著走進內房，左邊帳幔放下，珍珠、惜春、芙蓉三人俱在炕上，眾人輕輕走至炕前，姑娘們掀起炕幔，見柏夫人滿臉飛紅，雙目半開，昏昏不省人事，兩手不住的忽抓忽掐。王夫人們瞧著心如刀割，急的要死。桂夫人道：「這仔麼好呢？忙趕著多請幾位有名兒的大夫們來瞧，這不是當玩的。」

寶釵道：「我瞧這病有些兒纏手，咱們都得在這兒幫著他們坐個夜兒才是，別叫他們都鬧乏了。」桂夫人點頭道：「寶姑娘說的甚是。將兩邊宅裡丫頭、媳婦們八個一班輪著坐夜伺候，探姑娘就去派定，吩咐兩處垂花門趕著知會。我瞧著瑞姑娘、珍姑娘、惜姑娘、芙蓉他們這四個急的不像個人樣兒，我又不能常在這兒，若沒有一個有主意的，更鬧的著了忙無人辦事，必得寶姑娘在這兒，暫代芙蓉同惜姑娘們管幾天事，等大太太病好再回楚寶堂去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很是。必得寶丫頭在這兒，我才放心。」寶釵道：「就是太太們不派，我也得在這裡照應。」

桂夫人大喜，叫芙蓉出來說知此事。芙蓉喜歡之至，同寶釵走出安和堂，到自家院內。丫頭們瞧見忙掀起湘簾，二人攜手來到屋裡，芙蓉指道：「那牆上掛著的都是一切新舊冊檔，這是銀櫃的鑰匙，這架子上有兩本是惜姐姐、珍姐姐經手的新檔子。我這會兒魂也不在身上，不能夠同你多說話，交給你就結了。」說畢，往外匆匆而去。

寶釵接手辦安和堂事務，垂花門徐大奶奶俱早已知道，領著姑娘、媳婦們上來見面請安。寶釵道：「太太現在欠安，蓉姑娘們都要在上面伺候，二太太派我暫管幾天事務。雖是五日京兆，我也斷不肯糊弄局兒。二位大奶奶對他們姑娘、嫂子說，必須要照常認真辦事，別叫我在這兒丟個人。」徐大奶奶們一齊說道：「有誰偷懶鬧事的，請寶姑奶奶不必容情兒，馬上就辦。」寶釵點頭道：「大奶奶們說的很是。今兒外面一知道太太欠安，一會兒請安的很多，大奶奶們到垂花門照應去罷。再趕著出個知會怡安堂、承瑛堂、海棠院三處大奶奶們請一位過來，接待來探病的內客。」徐大奶奶們答應，領著眾人趕忙下去辦事。寶釵派了一個老成精細的許嫂子專管煎藥，又派柴嫂子在內茶房照應茶酒，其餘的聽候差遣。

寶釵剛分派未了，聽說老太太過來，趕忙出去迎接。見祝母站在卷棚下同祝筠說話，太太、奶奶們都站在一邊兒。寶釵走到面前，聽見老太太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你趕著去對葉老爺說，放大膽子，只管下藥。」祝筠答應，轉身出去辦藥。祝母瞅著寶釵道：「剛才二嬸子說叫你在這兒幫著照應幾天，我說很是，讓他姐妹們安著心兒服侍。」寶釵答應，就將剛才定的章程，大概回了幾句。祝母點頭，同著太太們進了安和堂，口中不住的歎氣，進到套房裡面，芙蓉、珍珠忙將兩邊炕幔掛起，祝母走至炕邊，見柏夫人病勢十分沉重，昏昏睡著。

老太太此時心如刀割，將芙蓉、珍珠、惜春三個看了幾眼，含著眼淚走出外房，對王夫人道」我這命不知是怎麼，越老越顛倒，去年七十歲，鬧掉兩個兒子，我恨的什么兒似的。為什麼不叫我早早死了，眼瞧不見倒也罷了；何苦呢，叫我瞅著這個樣兒，怎麼過得去？咳！神佛爺有靈，叫我代了他去罷！」

老太太十分傷感，握著臉淚如雨下。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凡站在屋裡的人，沒有不掉下淚來。王夫人傷感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大妹妹是點兒年災月晦，過一半天自然就好；並不是一病就是不起。兒孫們那一個不沾你老人家的福氣，若是老太太心中發了煩，叫他們瞧著沒有了主意，更要著急。」桂夫人道：「賈大姐姐說的一點兒不錯，咱們老太太

著了急，叫小輩兒更沒有了主意。求老太太別拿著他當著件事兒，且請寬心。」

祝母點頭剛要說話，見竺、鞠兩親家太太同來探病。桂夫人趕忙讓坐，竺、鞠兩太太道：「剛才知道大太太不是什麼受了風，聽說病的很沉。」王夫人將現在光景略說了幾句。鞠太太道：「既是有名兒的大夫下藥，料然無礙，老太太很可不用著急。那一年，我也害過一磨兒，直死了有七八天，任什么兒全不知道，不知是怎麼著慢慢的回了過來。我瞧著大太太的病斷然無礙。老太太坐在這兒瞧著怪煩的，不如咱們三個去看個牌兒，這裡橫豎有賈太太同二嬸子在這兒照應，又省了老太太瞅著發煩。」王夫人同竺太太都說：「很是。」祝母見眾人再三苦勸，只得勉強寬解，托王夫人在這邊照應，自家同著竺、鞠兩太太往竹香齋看牌解悶。

兩宅的師父、老爺、清客、伙計們是張、徐兩管家領著，都親到垂花門請安，一會兒工夫無人不到。寶釵親自看著煎藥，芙蓉、珍珠彼此嘗過，惜春用銀羹匙慢慢將藥給柏夫人飲了下去。秋瑞、夢玉坐在背後，將柏夫人靠在懷內。炕幔外有派來頭班的四個姑娘、四個嫂子聽候差遣伺候。桂夫人見服下藥去倒還安靜，邀著王夫人到怡安堂去吃飯歇息。那些至親家有知道的，差家人、姑娘、媳婦先來請安。整整鬧了一天，這一夜，兩宅燈籠往來不絕。祝筠同桂夫人、姨娘們不住來看。

到次日是三月初一，老太太也是一夜未曾合眼，大早的就收拾梳洗完畢。祝筠夫妻請過早安，將大太太昨夜光景說了幾句。祝母吩咐上緊請人醫治。祝筠答應出去，差人各處請醫，到蔭玉堂商量著下藥。祝母領著桂夫人們到賈太太屋裡道喜。

王夫人剛吃完點心，正吩咐寶釵、珍珠、惜春、探春道：「我有彩鳳服侍的很妥當，諸事細心，你們只管放心去照應辦事，不用早晚過來，多走這些道兒，等著安和堂太太病好，再照常過來。我這會兒同老太太到六如閣拈過香，就往陸四太太家拜壽，平丫頭也去，橫豎今兒總得半夜裡才得回來。你們斷不可離病人的屋子，這就去罷。」珍珠們答應，趕忙散了出來，見老太太已到門口，姐妹幾個一溜兒站住。祝母道：「你們真走的麻利，剛在我那兒，沒多大的工夫又到了這兒。快些去照應，不要耽擱，別叫夢玉同瑞姑娘在那兒著急。」芙蓉答應，瞧著老太太進了屋，同寶釵、珍珠、惜春趕忙就走，對探春們道：

「一會兒再見。」說畢，走出介壽堂院門，見那些姨娘、姑娘往來不絕，此時無暇敘談；走到怡安堂卷棚下，見甬道上伺候老太太去拈香的的人更外鬧熱。

姐妹們走過瓶花閣、楚寶堂，進了如是園，寶釵笑道：「我今兒早上往楚寶堂門口過了好幾磨兒，也沒有偷個空兒進去歇歇，這才是三過其門而不入。」珍珠道：「我知道你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」眾人一齊好笑，不覺進了園來，無心去看春色，走到米山堂，繞過富春閣，彎彎轉轉已走出園門，到了西宅。進垂花門，徐大奶奶對惜春道：「清涼觀的李道士來領月米，知道太太欠安，要見姑娘請安。」寶釵道：「帶他到蓉姑娘屋裡來見個面兒就結了。」徐大奶奶答應。

惜春們走寶書堂進去，珍珠對該班的姑娘、嫂子們道：

「有來請安的人，不拘是誰，總請在寶書堂待茶。安和堂不便坐客，恐太太怕煩。」寶釵道：「這個主意出的很是。咱們上去瞧瞧太太，再下來見道士。」眾人點頭，走甬道上，那些姑娘、嫂子站在兩旁伺候，寶釵問道：「太太這會兒吃點兒什麼沒有？」眾人答道：「不聽見說要什麼吃。剛才有姑娘們下來，說是太太這會兒有些哼哼，想是心口兒疼。」珍珠們上了台階，吩咐卷棚下的眾人道：「不拘跟隨來的姑娘、嫂子、媽兒們，別叫他們在這兒說話。」眾人齊聲答應，一面掀起湘簾，讓姑娘們進去。夢玉、秋瑞坐在炕前小圓椅上，見他們四人進來，連忙招手，輕輕說道：「剛才有幾聲兒咳嗽，又哼了一會兒。聽二老爺說，請了一位有名兒的大夫就來。」惜春點頭道：

「太太若是有個什麼三長四短的，不用說，我這苦命的人還活著幹什麼？」說著，淚下如雨。珍珠更為傷感，說道：「我同你去。」芙蓉、夢玉、寶釵、秋瑞俱滿臉是淚，握著臉不敢仰視。

聽差的衛嫂子對惜春道：「徐大奶奶領著清涼觀李道士在蓉姑娘屋裡坐了好一會，說是等著要見姑娘。」惜春道：「我這會兒心中發煩，誰有工夫去說閒話。寶姐姐去見他，看有什麼說話。」寶釵點頭，跟著幾個丫頭來到芙蓉院裡，走至簷口問道：「老道，你又來幹什麼？」李行雲忙應道：「仔嗎寶二奶奶也在這兒嗎？」說著，掀起湘簾，讓寶釵進去，趕忙請安問好。寶釵笑道：「老道，你好氣色呀！哎喲喂！連壽紋裡都放出了光。」李行雲笑道：「寶二奶奶那裡學來的和尚口氣。咱們的師爺姑娘呢，怎不見個面兒？剛才在垂花門聽說太太欠安，想是受了點兒風。這幾天時氣不好，乍涼乍熱，最容易受病。」寶釵讓他坐下，說道：「這會兒太太的病瞧著很沉，昨日下了一服藥，不見怎麼著。今日又請了幾位來瞧，也總是含糊著，沒有個准話兒。別說是你們師父姑娘著急，連咱們也急的什么兒似的。倘若有個三長四短，真是要定了兩個人的命。

這怎麼好呢？」李行雲道：「我正為這件事要見姑娘。我會看香，給太太瞧瞧，就知道是個什麼邪祟，今兒晚上退送退送就好了，吃什麼藥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看個香兒也沒有什麼使不得，藥也必得要吃，但不知你那香是個什麼看法？要備些什麼東西？」李行雲笑道：「看香不要別的，只要一股兒線香，十雙竹筷子，一碗清水。我到太太屋裡，對著爐點香，不拘什麼邪祟，一看就知道了。等著看出了是個什麼鬼，再設壇退送。」

寶釵點頭道：「使得。你且在這兒吃早飯，候著二老爺陪大夫進來瞧過，咱們再上去看香。」李行雲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到垂花門去吃飯，等著一會兒再來。」寶釵道：「也罷，你到那兒吃飯，倒還舒服。」就差一個聽事的嫂子，送他到垂花門去吃飯。

寶釵料理一會公事，剛才上去，聽說二老爺同著兩位大夫上來。寶釵著人打聽二老爺們在那兒，丫頭答應，去不多時來說，二老爺同大夫們都在屋裡看病。寶釵忙走出院去，見壽兒、安兒兩個小子在甬道上同幾個大丫頭們說話，抬頭瞧見寶二奶奶，趕忙過來請安。寶釵道：「你們進來幹什麼？」安兒道：「伺候老爺陪大夫進來看病。」說畢，站在一邊。那幾個大丫頭趕著都走上台階。寶釵進了安和堂，走衣壁裡至柏夫人炕後，聽見一個大夫說道：「脈俱洪數而緊，邪盛氣虛；又且陰虧，不能制火，是以中焦。宿食難消。還恐外邪內陷，虛不受補，更難調治。」又一個老大夫道：「依我愚見，竟是承氣湯加減，倒還對勁兒。」祝筠道：「二位很高明，請到外面開方。」說著，陪大夫出去。

寶釵走出衣壁，惜春們也剛走出重幃。珍珠道：「聽他這話頭兒，很有些費手，怎麼好呢？」寶釵道：「你不知道醫生們的脾氣，他總要說的十二分利害才顯出他的本事，再別聽他的瞎話。」珍珠含淚點頭。聽見柏夫人呼喚，一齊都到炕前。

柏夫人瞅著他們道：「胸口疼。」眾人見太太昏沉了一天一夜，這會兒瞧著神氣清爽，俱覺歡喜。柏夫人見他們都在面前，心中安慰。惜春道：「老太太到六如閣拈過香，就往陸四太太家拜壽。」柏夫人道：「偏我又害病去不了，惜姑娘代我去拜壽，早些兒回來。」寶釵道：「老太太吩咐，攏共攏兒都不叫去，就是二嬸子同咱們太太、竺、鞠兩位親家媽，等著一會兒差惜姑娘去走一趟兒就是了。」柏夫人又似睡不睡的也不言語。珍珠道：「瞧著這樣兒，真將人急死！」秋瑞道：「夢玉昨夜對天禱告，願以身代。這會兒我想人力可以回天，咱們從今兒夜間起，輪替著在院子裡焚香禮門，情願減咱們年

歲，給太太消災延壽。」眾人不等說完，齊說：「很是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倒忘了一件事，剛才李道士說，他會看什麼香，不拘什麼大病，看個香兒就好。」夢玉急問道：「在那兒？就叫他來瞧。」惜春道：「他本來會退送個病兒，既在這兒很好，先看了香，咱們再送。」寶釵吩咐該班的嫂子到垂花門將李道士領來，一面著人取筷子、線香、淨水碗、香爐伺候。

夢玉們偷空兒輪著吃飯，珍珠道：「真是食不下咽，瞧見飯兒菜兒就很發煩。」眾人等了一會，該班的同李道士進來，先在外間給姑娘、奶奶、大爺們請安。夢玉問道：「你會看香，快些就看。」李行雲答應，跟著姑娘走進內房，只覺著四面光明，溫香撲鼻，踹在地下覺著兩隻腳虛飄飄的，很像駕著云。定了一定神，才瞧見兩壁上的嵌玉掛屏、大洋玻璃鏡、掛鐘、多寶廚，瓶樽插著九節蘭花；上面放著月色綢炕幔，青綢走水，兩邊拖著兩大綹青穗子；炕面前一邊四個小墩子。李行雲對寶釵道：「我今日算是來游月宮，這會兒身在天上。」秋瑞道：

「可見天上不如人間，害起病來，倒要請凡人來治。」李行雲笑道：「大奶奶倒會說個笑話。咱們就在這香幾上看香，煩那位嫂子將這股香點著，插在爐裡。」該班的答應，趕忙點上。

李行雲拿著筷子走到炕前，口中■■唧唧念了一會，回身到香幾前，將筷子豎在淨水碗裡，不住口的禱告。眾人見那筷子直豎在碗中，並不歪倒。李行雲遠遠站開，看了一會，過去將筷子收下，香爐、水碗也都收去。李行雲請奶奶們到外間屋裡，輕輕說道：「太太是遇著一個外來的窮女鬼纏住，剛才我瞧見那個女鬼，黃腫臉兒，瞪著兩大眼珠子，齜牙咧嘴的，披散著頭髮，坐在太太身上，十分兇惡，必得要趕緊退送才好。」

眾人見他說的鑿鑿可據，不能不信。

夢玉道：「你立刻就將他退了去罷，快些拿著，別叫他又跑到那兒去。」芙蓉道：「這是個什麼鬼？他好沒因兒的，怎麼找著太太，這鬼就很胡鬧。」夢玉笑道：「罷呀！姑奶奶！咱們只要騙著他離了門子就完了。你再去叨叨，他動了氣，賴著不去，這不是活亂兒嗎？」眾人好笑。芙蓉笑道：「竟交給你同李老道去退送，本來活著的姑娘、奶奶們強不過你這位大爺，那個女鬼自然不敢不依。」珍珠道：「這個鬼真是窮著了急，全不講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大爺、姑娘、奶奶別盡著叨叨，問老道是怎麼個兒送，叫他趕著一送就完了。」

李行雲道：「不消花費什麼，只要太太常穿的一件衣服，我將這鬼就包著了。你們只消燒些黃錢、金銀錁。這兒不便供他，我將這鬼帶回家去，要拜七天解冤懺，夜間禮鬥，一箍腦兒也花不了二十兩銀。就短少一弔兩弔的，我好意思還來找補嗎？自從去年師父姑娘回了家，咱們也不知沾了多少光，日子長著呢，要什麼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老道你只要二十兩銀倒不打緊，千急將那鬼攏共攏兒全包了去，別剩下點兒鬼頭鬼腿的，那可就是你的亂兒。」李行雲笑道：「姑奶奶只管放心交給我，橫豎錯不了。」寶釵笑著去取銀子，命芙蓉取一件衣服與他包鬼。

此時，老太太拈過香，同王夫人、桂夫人、修雲姑娘、竺、鞠兩親家，都往陸四太太家拜壽。剛要上轎，來了好幾家探病的太太、姑娘、奶奶們，就派掌珠、汝湘、芳芸們這些孫媳婦分陪著，在東宅裡待飯。吩咐凡有客來，總在東宅。掌珠們倒鬧的一點空兒沒有。寶釵交了銀子給李道士，包了鬼去，回家禮鬥。一面吩咐打雜的老媽們，將安和堂後邊院子打掃潔淨，預備夜間拜鬥；命精細姑娘們擺設鮮花、果供、檀香、棗茶，諸事齊備。珍珠們伺候太太吃過頭二次湯藥，總不見些好。差人到怡安堂知會各位奶奶知道，以便老太太回來回答。四堂姨娘輪著過來照應。兩宅姑娘、嫂子不住的到安和堂探問，不知不覺又鬧了一日。

芙蓉、珍珠、惜春洗澡換衣十分誠敬，自從初一這夜起，姐妹們輪替著到後院裡誠心拜鬥，俱願以身自代，每夜如此。

老太太們又因各家男親女眷內外熱鬧，來往不絕，天天轎馬盈門，一連幾天，無人不乏。求籤問卦俱說大病無礙，看那病又是日輕日重，不覺已混了七八日。

這天正是三月初八，晌午時候，柏夫人睜開雙目，將眾人看了一遍，長歎一聲，閉目不語。眾人大驚，不知作何辦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